

目 录

白影病患者	1
你输我赢	19
当狻灭绝以后	33
雷打神童	45
鬼火子子和夜色蝙蝠	61
餐风一月功	77
烟酒二菊	95
梅姐的签名	111
黑哥的黑马	127
白发肚兜	145
风铃耳环	161
火海大喷发	175
斑马症	187
鬼赌	203
垃圾堆里的妖精	217
身首失散	233
诛心箭草	245
大千游戏	259



逆向遗传
邢侯夫人墓
向地府移民

277

291

317



白影病患者





七弦琴响起时，兰若院已经入夜。

今夜多云，没有月光，这琴声就是兰若院的月光。

书生张国荣在弹琴。每天晚上他要弹七支曲子。现在要弹第七支了，这是支舞曲，叫《霓裳羽衣舞》。

张国荣刚刚弹了个前奏，看见油灯的火苗忽然跳动了一下。

“噗！”

他没看见有人吹灯，但听见吹灯的声音！

被吹了一下以后，火苗小了一圈。

“噗！”

又吹了一下，火苗又小了一圈。

灯盏里还有不少油呢，可是火苗就这样一圈一圈地小下去。

吹了第六下以后，火苗已小得不能再小，真所谓“残灯如豆”了，再吹一下肯定就吹灭了。张

国荣终于忍不住问一声：“谁？”

“是我……”幽幽的女孩的声音，“我叫翩翩。”

张国荣又问：“你为什么要吹我的灯？”

翩翩说：“为了……让你看见我。”

“可是，”张国荣说，“吹了灯，我就看不见我的琴了，我还有一支曲子没弹完呢。”

翩翩问张国荣：“没有灯照着，你就没法弹琴了吗？在黑暗里你会把饭吃到鼻孔里去吗？”

“那倒不会。”张国荣想了想，他对他的琴太熟悉了，“我想我还是有把握在黑暗里不弹错曲子的。——不过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来意是什么？难道你就是要要在黑暗里听我弹琴吗？”

那女孩的声音没有回答张国荣，却反问道：“你弹的是《霓裳羽衣舞》吧？”

“是啊。”张国荣很高兴遇到了知音。

“你会弹这舞曲，我问你，有没有见过这舞蹈？”

“很遗憾……”

翩翩便告诉张国荣：“我从小是学舞蹈的。我最喜欢的、跳得最好的舞就是霓裳羽衣舞。一跳起这舞就忘记了减肥的苦恼，因为这是一种‘精





神减肥’，你会觉得自己轻得不能再轻。我已经好久没跳霓裳羽衣舞了，刚才听见九泉之上传来你弹的舞曲，我好兴奋啊。”

“这么说，你会伴着我的曲子跳起霓裳羽衣舞？”

“当然，不过得熄了灯你才能看见我跳舞。”

“行，你吹灯吧。”

“噗！”

油灯灭了。

张国荣在黑暗里东张西望。

“翩翩！”

“嗯？”

“我怎么还是看不见你？”

“你呆坐着怎么行？要想看见我跳舞，你得弹起舞曲呀。”

“秃！”

这是张国荣敲了一下自己的头：“我忘记弹琴了。”

于是《霓裳羽衣舞》优美的前奏重新开始……

张国荣一边弹琴一边东张西望。

其实他不用东张西望，他面前的窗帘上已经摇曳着一个少女的身影。不知这摇曳是风吹窗帘造成的，还是舞姿的需要。

这是一个少女身躯的剪影。这剪影如果是黑色的，那么在漆黑的屋内就无法显现。能显现于黑屋的影子只能是白色的。

是的，这是白影，张国荣从未见过的白影。

少女的白影随着琴声翩翩起舞……

张国荣原以为翩翩是个胖女孩。错了，窗帘上的身影十分窈窕，不但不胖，简直称得上“骨感美女”呢。张国荣这才深有感触：也许在女孩们的词典中，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不想减肥的女孩不是个好女孩；女孩的身上永远少一件衣服，女孩的身上永远多一点脂肪；爱美的女孩总是有肥可减，她们甚至不肯放过耳朵上多余的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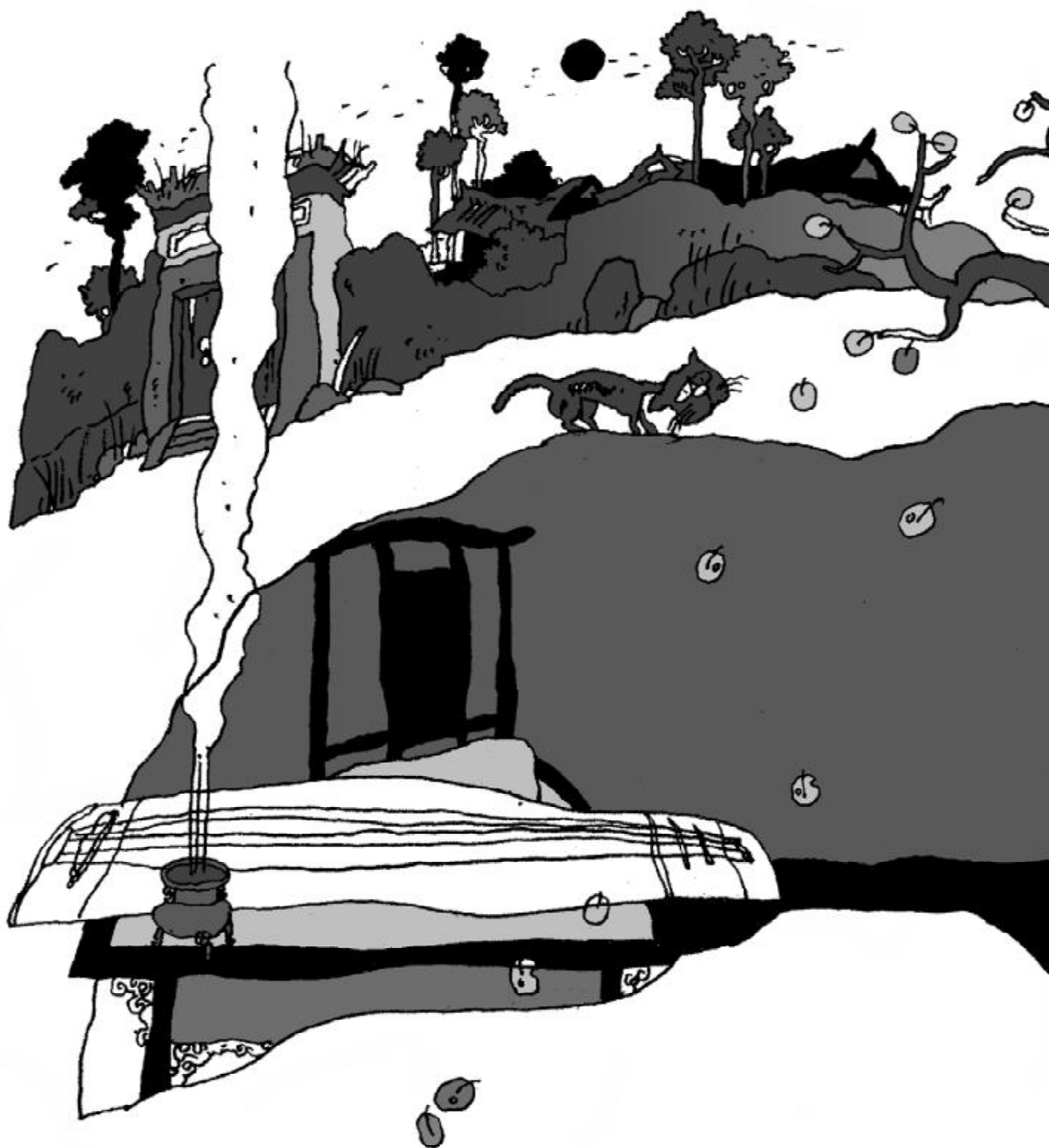
翩翩的白影从窗帘上滑到了地上。

张国荣只好扭着脖子看表演了。

翩翩边舞边问张国荣：“你的脖子难受不难受？”

张国荣说：“有点难受。”









“真笨，你把琴放到膝盖上弹，脖子就不会难受啦。”

这主意不错，在膝盖上弹琴，张国荣可以转动方便，俯仰自如。

舞蹈着的白影从地上又跳到墙上。

从墙上又跳到屋顶上。

就这样全方位地跳来跳去，跳上跳下……

白影越跳越快，张国荣也就越弹越快……

忽然白影做个暂停的手势，张国荣赶紧收住，琴声戛然而止。

黑墙上，白影像梧桐枝头端庄的凤凰，纹丝不动。

少顷，张国荣听见轻轻的“喀”的一声。是翩翩的腰肢微微一扭，骨关节发出的声音。

接着翩翩的下巴一扬，又是“喀”的一声。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

这是翩翩伸出双臂，做了个展翅的动作，从她的肩骨、肱骨直到腕骨、指尖骨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声。

“好极了！”张国荣惊喜地赞赏道。

翩翩狂热地飞翔着，冲撞着，“喀喀”的骨节

声给她的舞蹈作出奇妙的伴奏……

“喀！！”

突然翩翩从空中跌落下来，缩成一团，颤抖着。

张国荣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见翩翩仍然匍匐在地，便小心地问道：“我可以继续弹奏了吗？”

翩翩没抬起头，只是伸出一只手摇了摇。

张国荣这才意识到翩翩的跌倒可能不是舞蹈的需要：“翩翩，你受伤了吗？”

他放下琴冲了过去，要扶起翩翩。但他触到的是冷冰冰的砖地。

他看到白影映在自己的怀中，却是一片空虚……

翩翩慢慢坐起，开始述说。

“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地府女孩都只能让你看见影子。”

“我知道，我的朋友聂小倩就不是这样。我能很清晰地看见她的表情。”

“她如果哭了，你能看见她的泪水是怎样流出眼眶的？”

“是的。我还可以和她握手，虽然她的体温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周锐系列



要比我低得多。”

“我是有病，”翩翩说，“这叫‘白影病’。”

张国荣问：“除了让人见影不见形，这病还有什么害处？”

“浑身无力，不想动弹。由于得了这病丧失了全部的体重，不敢去有风的地方，一旦被吹走，只有等风停了才能降落。”

“你被吹走过吗？”

“吹走过的，吹得很远很远很远。”

“怎么回来的？”

“我没有气力走回来，幸亏遇见一个想当护花使者的男孩，他边走边吹气，把我吹回了家。”

“可是，”张国荣感动地说，“你这样虚弱，居然跋涉九泉，远道来访。”

翩翩说：“这是你的琴声刺激了我！好久没跳心爱的霓裳羽衣舞了，一兴奋，就像换了个自己。可到底还是病人，坚持不了多久……”

“地府也有医生的吧？”

“有啊，但是地府的医生很难治好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心。你知道地府的居民

都是死过一次的，不会再死了，医生不用怕把病人治死，就乱扎针，乱开药。凑巧把针扎到一个有用的穴位，或者运气好吃对了药，这才能把病治好。”

张国荣替地府的病人们叹了口气，也替自己叹了口气：“因为有这样的医生，我就欣赏不到完整的霓裳羽衣舞了。”

“这样吧，”翩翩安慰张国荣道，“咱们跟说评书一样，今天说不完，‘且听下回分解。’今天跳不完，下次再来跳。不管跳多少次，跳完为止，你说好不好？”

“好。”

“那，我走了。”

“很遗憾不能握手告别。”

“你弹琴给我送行吧，我一路上都能听见的。”

张国荣就将七弦琴放回桌上，弹起专门用来送别的《阳关三叠》。他看着翩翩的白影在窗帘上渐渐缩小，直到消失。

一觉醒来，张国荣想起翩翩的事，就去找耿去病院士。





来到非生理非心理治疗工作室，张国荣看见耿院士坐着发呆。

张国荣就问：“耿院士，您发什么呆？”

耿院士回过神来，答道：“我没发呆，我在做体操，不过这是一种——”

“非生理非心理的体操？”

“对。”耿院士便问张国荣，“说吧，哪里不舒服？”

张国荣说：“您是当医生的，应该看得出我哪里不舒服。”

“这话有理。”耿院士就闭上眼睛，用他的非生理非心理的看法将张国荣上上下下细看一遍……

张国荣暗自好笑，他是想来为翩翩做点咨询的，却被当成了病人。

“好了，”耿院士睁开眼睛，“看出来了！”

“我哪里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耿院士说，“是别人不舒服，你替别人难受，所以心里不舒服——对不对？”

张国荣吃惊地点着头。

他便将翩翩的病情说给耿院士听。

“白影病……”耿院士沉吟着，“是一种挺危险的病呢。随着影子越来越淡薄，病人会越来越乏力，最后只能软软地躺着，一步都无法行走。”

想到酷爱舞蹈的翩翩将面对如此凄惨的前景，张国荣心酸极了。

“她不能走路，要去哪儿得请别人在后面吹着她？”

“只能这样啦。”

“那，”张国荣毅然表示，“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帮她这个忙，她想去哪儿，我就把她吹到哪儿！”

耿院士笑了：“你这么有爱心，帮小忙不如帮大忙，干脆帮她把病治好，省得吹到东吹到西麻烦死啦。”

“我可以帮她治好病？！”

“可以啊，只要你愿意。”

“我愿意！”

“那你得准备献血。”

“啊？”张国荣有些犹豫了，“需要多少血？”

“相当于一个普通女孩的体重。”

“我把这么多血给了她，就轮到我不软软地躺





着了。”

“跟你开玩笑的。”耿院士正色道，“其实只需要一滴血。”

张国荣很诧异：“这么多地府居民，就没有哪个愿意献出一滴血？”

耿院士说：“地府居民的血都是阴性血，不能用。要救翩翩必须用人间男子身上的阳性血。”

“行，那就用我的血吧。——不过，献血以后，我的健康和寿命会受到影响吧？”

“不会有影响。但你的影子会暂时消失，再渐渐恢复。”

夜里，张国荣又弹起七弦琴。

窗帘上，一片白影由小而生……

比起昨天，这影子真的淡了一些了。

翩翩的声音挺疲倦的：“让我歇一歇。”

张国荣说：“我不是让你来跳舞的，我要为你献血，为你治病。”

那白影一下子白得很强烈，这是翩翩激动了。

张国荣说：“你别太激动了，我只为你献一滴血……”



翩翩不激动了。

“但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

翩翩就问张国荣：“你的血怎样给我？我要喝掉你的一滴血吗？”

“那不行，那你就成了吸血鬼了！耿院士说，要用我的血在你的白影上写字。”

“写什么字？”

“任意写一个字，但要诚心诚意地写。——你背过身去吧。”

翩翩就听话地呈现出她的背影。

张国荣便开始手术前的准备，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翩翩紧张地问：“你在干什么？”

“我在找一根针……我找到它了。”

“你要拿针扎你自己吗？”

“是的，我要扎破我的手指，让血流出来，好写字。”

“那，一定很疼吧？”

“嗯，总是要疼一下的。但为了治好你的病，我不能怕疼——哎哟妈呀！”

“你妈妈来了吗？”

